



中国经典名著

吕氏春秋

〔战国〕吕不韦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卷一孟春纪	1
卷二仲春纪	7
卷三季春纪	14
卷四孟夏纪	20
卷五仲夏纪	27
卷六季夏纪	33
卷七孟秋纪	40
卷八仲秋纪	46
卷九季秋纪	52
卷十孟冬纪	58
卷十一仲冬纪	65
卷十二季冬纪	72
有始览第一	77
孝行览第二	86
慎大览第三	98
先识览第四	111
审分览第五	123
审应览第六	135
离俗览第七	147
恃君览第八	160
开春论第一	172
慎行论第二	179
贵直论第三	186
不苟论第四	193
似顺论第五	199

卷一 孟春纪

孟春纪

一曰——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进。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报。鱼上冰。

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车各]，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俞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御之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告御，命曰“劳酒”。是月也，大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衣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孤险原隰，土地质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把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覆[骨差]。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本生

二曰——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撻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

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感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分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夫水之性情，土者鴛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鴛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嫌，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嫌，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



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瘠，必弗食。是教圣人
之子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
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子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
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万人操弓共射一招，
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
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
矣，目明矣，耳听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
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
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
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愠；此之谓全德之
人。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
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犂，务以自佚，
命之曰招驷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
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
患者，贵富之所致也。

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
为其实也。

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重己

三曰——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
也。

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一苍壁小玃，有
之利故也。

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



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

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殫，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棂，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目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顾者，欲也；教圣人必先适欲。

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焯热。焯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鞣；中大鞣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国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醢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实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

贵公

四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

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已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衷不已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放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



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

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去私

五曰——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农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尧有子十八，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巨子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



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庖人调和而弗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底子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为王伯矣。

卷二仲春纪

仲春纪

一曰——

仲春之月：日在奎，香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

鹰化为鸠。太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育旅，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韦蜀]，授以弓关于高禘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站电。蛰虫咸动；开户



内始出。先雷三日，奋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朝必备。无作大事，以妨农功。

是月也，无竭川泽，无陂陂池，无焚山林。大于乃献羔开冰，先寝度庙。上丁，命乐正，入（学习）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贵生

二曰——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抵天下。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赵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



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拊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子，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间，（鹿）（粗）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员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

“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

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首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

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



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见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流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情欲

三曰——

天生人而使有贪，[贫]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贍，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其于物也，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谤，又树大仇；意气易动，螭然不固；矜势好智，胸中欺诈；德义之缓，邪利之急。身以困穷，虽后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反。闻言而惊，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乱难时至。

以此君人，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

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



乎？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等前者众则速尽，万物之酌大贵之生者众矣，故大贵之生常速尽，非徒万物酌之也，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而终不自知。功虽成乎外，而生亏乎内，耳不可以听，目不可以视，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扰，妄言想见，临死之上，颠倒惊惧，不知所为，用心如此，岂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王〕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势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在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当染

四曰——

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歧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僂，举天下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郤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筮，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



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张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黄）藉秦、高强，吴王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喜否〕，智伯瑶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樞长，朱康王染于唐鞅、田不重（示旁），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宗庙不血食，绝其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贪暴（可羞）〔苛扰〕人必称此六君者。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于（当染）〔染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

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越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所染不当也。存亡故不独是也，帝王亦然。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黎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黎，田系学于许犯。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

功名

五曰——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



善钓者出鱼乎十仞之下，饵香也，善妇者下鸟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为君者，蛮夷反百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

强令之笑不乐，强分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

缶醢黄，芮聚之，有酸；徒水则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蝇，奋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继、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大寒既至，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是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定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行不异，乱虽信今，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分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

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桀、纣资为天子，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死，令其上立过，而不能与之贤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卷三季春纪

季春纪

一曰——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光脾。桐始华。田鼠化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鸞，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焉站乘舟。荐鮓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卯（有穴头），赐贫穷，振乏绝，并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为渎，开道路，无有障塞；田猎毕弋，置罟罗网，[食委]鲁之药，无出九门。”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任降于桑。

具[木关]典遽（有竹头）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

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



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是月也，乃合鷩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

国人雩，龙门磔禳，以毕春气。

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而早降，兵革并起。

尽数

二曰——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两年寿得长焉。长者，非短两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定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者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鷩明。精气之末也，因轻而扬之，固定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聾为

